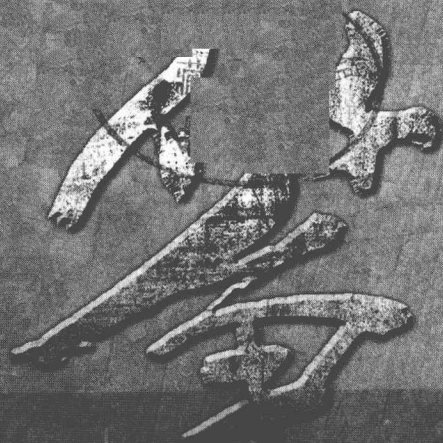




FENGZHENG

退色的子弹 (林宏) © 作品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数据

风筝 / 退色的子弹著. —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09.7

ISBN 978-7-5399-3269-9

I.风… II.退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5429 号

风 箏

作 者 退色的子弹

责任编辑 胡小河

责任校对 张松寿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718 ×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400 千字

印 张 30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,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269-9

定 价 39.8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楔 子	1
第 1 章	4
第 2 章	14
第 3 章	24
第 4 章	32
第 5 章	44
第 6 章	55
第 7 章	66
第 8 章	77
第 9 章	87
第 10 章	98
第 11 章	108
第 12 章	119
第 13 章	128
第 14 章	138
第 15 章	149
第 16 章	159
第 17 章	171
第 18 章	180
第 19 章	190
第 20 章	201
第 21 章	212
第 22 章	221

目 录

第 23 章	230
第 24 章	240
第 25 章	252
第 26 章	263
第 27 章	274
第 28 章	286
第 29 章	297
第 30 章	307
第 31 章	319
第 32 章	330
第 33 章	340
第 34 章	358
第 35 章	368
第 36 章	379
第 37 章	387
第 38 章	397
第 39 章	406
第 40 章	417
第 41 章	428
第 42 章	438
第 43 章	446
第 44 章	455
第 45 章	464

来在女人的问题上，算是彻底泥足深陷了。”

钱溢飞没说话，眉头微微一蹙，掏出手帕，擦擦额上的虚汗。

“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。”戴老板收敛起笑容。他有个习惯，总是用最轻松的开场白，在不知不觉中，过渡到至关重要的话题。他是个不易被人揣摩心思的双面人，钱溢飞深知这种人的危险。他前一天还可能对你笑，并拉着手和你称兄道弟，或许没过24小时，便秘密召集手下，咬牙切齿对你暗下密杀令。不过对于戴老板此人，钱溢飞还是很敬佩的。至少他和一处（中统）某些人不同——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脑子非常清醒。对于手下的笼络，他也很有一套：如果这个人有用，那么戴老板决不会吝惜女人、金钱、权力和暴力，当然，如何取舍，就在于这个人自己选择。

戴老板并未急于说话，阴霾地看着二人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“我没什么事，就先行告退了。”徐百川站起身，戴上帽子，挥手向老板敬个礼。戴雨农丝毫没有阻拦的意思，直到徐百川走出房间合上门。过了许久，这才对钱溢飞低声说道：“老六，有件事儿，只有你能帮我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咱俩的关系就不用说了，在二处，敢当面叫我老板的能有几个？你就是其中之一。”

“老板，有话请直说，我那直筒子性格您又不是不知道？”

“徐墨萍的案子由你一手经办，虽说有点问题，但瑕不掩瑜。由于我们疏忽，共产党还是得到了她那份情报。就此，我们楔入共产党内部的弟兄，损失惨重啊！都是‘复兴社’时期，秘密安插到江西的老同志。现如今，他们大多下落不明，唯有一个，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，在几个星期前曾向总部发回一份情报，级别是绝密。但遗憾的是，这份情报只有个开头，刚提到‘共军突围计划’便突然停止，就此毫无下文。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出了什么状况，因此，必须派人冒险走一趟，亲自取回那份完整的情报。”

“会不会是电台出了问题？”

“经过我们侧面了解，这个代号叫‘坚冰’的弟兄，或许还没有暴露。至于他为何突然停止发报，很可能与共产党近期的大搜捕有关。唉！说白了，还是叫徐墨萍给闹的。”

“那以后也没能联系上么？”

“没有，”戴老板摇摇头，叹口气，“所以，我们只能启动备用方案——用直接接线来获取情报。”

“您的意思……是派我去共区？”

“不错，”紧紧握住他的手，戴老板有些依依不舍，“这个‘坚冰’是我亲自安插的特工，也就是说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身份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：总不能为了接线，要我这老板亲自跑趟共区吧？”

“谢谢老板的信任，不过……只有我一个人去吗？”

“我会给你选派两个助手，一男一女，找个适当机会，你见见他们。必要时，还可以用他们作掩护。”

“那接线暗号是什么？我怎么找到‘坚冰’？”

“你胸前插一支派克金笔，他看到后会来找你。暗语是他问：‘先生是赣州人吗’，你回答：‘不，我是江西于都人’，他马上会说：‘于都？哦！我去过，那还是十六年前。我记得于都有家和春堂茶叶铺，掌柜的姓马’，你要回答：‘恐怕您那是老皇历了，马掌柜已经盘点了茶叶铺’，如今的掌柜姓金，专售‘大红袍’，每次只售五钱。”望着沉吟不语的钱溢飞，戴老板问道：“老六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”

苦笑一声，钱溢飞有些感慨：“特别的倒是没有，不过我想起老板您说过的话：‘干我们这一行的，脑袋都是别在人家的裤腰带上。’”

拍拍钱溢飞的肩膀，戴老板微微一笑。

低头想了想，钱溢飞又道：“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时间由你定，越快越好。”

“那好，我马上准备。”

将这位要命上司目送离去，蜷缩在床头的钱溢飞思绪万千。过了许久，他突然凄苦地暗骂：“妈的，‘必要时，你可以用他们作掩护’？哼！谁知道办完事儿，你戴雨农会不会把我也‘掩护’了？既然‘坚冰’是个老牌特工，你又岂能放心让别人摸清他底细？看来，我的脑袋已经拴上你戴老板的裤腰带上了。”

窗外，隐隐飘来一丝阴寒的冷风，掠起窗帘那极易被忽视的一角……

卢运凯手擎抹布，将匾额上写着“青囊济世”的金字招牌擦了又擦，随后直起身，推推鼻梁上滑落的眼镜，仔细打量起这浓缩他人生精华的四字箴言。

“先生，您慢着点儿，小心脚下。”伙计一手扶梯，一手搀住慢慢退下来的卢运凯，嘴里好生叮咛。

“志坚哪！刚才谁在外面吵闹？”

“噢！是个客人，说是来请先生。柜上的伙计刚刚解释几句，结果那人就

雷霆震怒，还掏出枪吓唬人。”

“是个什么来头的贵客？难道伙计没问吗？”

“从侧面打探过，好像是‘统’字招牌的人。只是搞不清他隶属一处（中统）还是二处（军统）。”

“噢？没伤着人吧？”

“伙计已经把他让到一边喝茶，就等您亲自接待。”

说话间，两个人穿过正厅，一前一后走进后堂。按理说，这“统”字辈的人也够怪的，不知从何时起，他们就和大门有仇，有事儿没事儿，总喜欢出入后门和窗户。

来人身穿仿绸衬衫，戴着一副墨镜，看到卢运凯进门，忙放下茶杯，态度倒还恭敬。

“请问这位先生是……”卢运凯拱手静候下文。

“不敢不敢，兄弟我是奉命行事，请先生亲自走一趟。”说着，这人撩撩衣角，露出腰间的手枪套。

卢运凯微微一笑，打个手势，底下伙计忙掏出银元递过去。望着这位用掌心掂量轻重的爷，卢运凯赔笑道：“恐怕先生还不知道本店规矩，我们坐堂的，若不是赶上紧急情况，一般都不会出诊。所以，还请先生多多见谅，不要责怪伙计。”

小特务没说话，用冷眼翻愣着卢运凯。

“不过……既然先生肯赏脸，那在下辛苦一趟倒也未尝不可。”

“你早这么说就不就没事儿了？这世界比你横的大有人在，可见了我们，还能有脾气的，至今还没找出第二个。”

“那第一个是谁？”小伙计忍不住插嘴问道，在卢运凯锐利目光的注视下，他咧着嘴，缩缩脖子。

“你的废话太多！”小特务瞪了伙计一眼，向卢运凯做个“有请”手势。

两个人上了汽车，在城中七扭八拐，最后停泊在陆军医院门前。“该问的问你问，不该问的，请先生免开尊口。”小特务叮嘱一番，用眼角余光瞄瞄特急病房的窗户。

钱溢飞站在窗前，从窗帘的缝隙，看着那位山羊胡须的先生。心里有些好笑：“你年纪明明不大，可非要留那糟心胡子，难道不摆谱，人家还能把你当做兽医？”他倚在墙角，双臂环抱，平静等待客人的到来。没过多久，小特务将卢运凯让到房间，冲钱溢飞点点头，便退出去，顺手关闭房门。

“这间病房是隔音的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。”钱溢飞转过身，瞧着山羊胡须的卢运凯，满脸的促狭。

“老钱，以后麻烦你把这备用接头方案改改，派个特务来请我，胆小的，没准能让你吓出毛病。”

“军统请人那是家常便饭，哪怕你正在床上办事，也得给我提着裤子乖乖滚过来。呵呵！没办法，扯大旗作虎皮，这已是最安全的手段，要不，你想个不让他们怀疑的办法？”

“好了，咱俩不要说笑，还是谈谈正经事。”拉过椅子，卢运凯和钱溢飞面对面坐下，他手捻胡须，搭着钱溢飞的脉象，低声说道，“宝儿已经失踪多日，我们联系不上她，会不会……她已经暴露了？”

“暴露倒是未必，”钱溢飞长吁一口气，脸色有些伤感，“我担心的是：她无法摆脱跟踪，恐怕已经身遭不测。”说着，抬起头，瞧瞧卢运凯的反应。

“你不用怀疑，组织上并未下达不利于宝儿的命令。”

“可她一个大活人，就这么不见了，而且连二处（军统）都找不到，你说说，这问题还不严重吗？”

“如果真是出了意外……我是说如果，你别多心。那你认为最有可能是谁干的？”

“中统。”

“中统？”

“不错，”钱溢飞点点头，“借力打力浑水摸鱼的本事，恐怕天下没谁能比过中统那帮废物。如果说，刺杀我的人是咱们的同志在先，那么接下来，趁火打劫的就一定是中统。你想想：我们的人为什么要难为宝儿？一个微不足道的女特务，没有多大价值，弄死她，搞不好还会引火烧身。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，我相信上面的人脑子没问题。”

卢运凯点点头，不过话锋一转，厉声呵斥道：“老钱，注意一下你的说话方式，对于领导，你还是尊重一些为好。”

“现在不是打嘴仗的时候，我长话短说，”钱溢飞警警房门，“我军内部隐藏个危险的人物，代号‘坚冰’。墨萍提供的潜伏名单中，好像漏掉了这个人。”

“噢？你有什么线索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摇摇头，钱溢飞继续说道，“这颗钉子，只有戴雨农知道他身份。不过正因为如此，所以戴雨农才派我和他接头。”

“你要‘回家’？”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卢运凯吓了一跳，“老钱，你是不是嫌命

长了？在山城都有人想弄死你，回到家……我敢肯定，你恐怕连骨头都找不到。”

“军令如山，不得不从。再者说，这也是找出‘坚冰’的唯一办法，冒个险值得。另外，自己人对我的仇恨，也会让军统更加信任我，有利于我今后开展工作。”

“那……用不用先和上级打个招呼？”

“不行，知道的人越多也就越麻烦，弄不好，就连我的存在，也会传进军统的耳朵里。所以我这次是秘密行动，除了你，最好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”

“那你要去哪个解放区，定下没有？”

“戴雨农没说，不过我相信临走时，他一定会告诉我。把一件任务分成几段去交代，这是他考验手下的方式之一，沉不住气的人，往往会在漫长的等待中露出马脚。”

“我不明白，戴雨农为何非要派你去？难道军统内部，就没有其他的亲信么？”

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很可能对我已经不放心了，至于什么原因，我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他对这份情报如此看重，就一定有理由，没准儿他是想证明什么，或者是用这份情报来重新换取老头子的信任。毕竟军统已是尾大不掉，换作我是老头子，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。”

“你需要我做什么？”

“一，重新制订我们今后的联络方式；二，严密注视各解放区的一举一动；三，命令参与刺杀我的同志迅速撤离山城；四，无论如何要找到宝儿的尸身，给她守个全尸。”

“你就那么肯定宝儿已经不在了？”

“如果我是一处（中统）……”钱溢飞收回被老卢搭住脉象的手腕，身体向后重重一仰，“宝儿死了，比她活着更有意义。”从钱溢飞那冷漠的眼神中，卢运凯并未等到期待中的伤感。

月影依稀，一个体态轻盈身穿旗袍的女人，走进一户独门跨院。她看看挂在房檐下的红灯，伸出纤纤素指，敲敲虚掩的房门。

“进来吧，周小姐。”屋内，一个体态肥胖的中年男子喊道。

“齐先生，您有事儿找我？”女人迈进房门，乳白色的高跟鞋，踏得青砖地面“咔咔”作响。

“钱老六有什么动静？”

“他今天和那个姓卢的在医院见了面。”

“果然不出我所料，”中年男子冷笑一声，拍案而起，背着手，在一幅“天下为公”的横匾下，兴奋地踱起脚步，“这姓卢的经常与袁宝儿私下会面，如果钱老六有问题，那么袁宝儿死后，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接近那姓卢的。果不其然！哼哼！恐怕戴雨农死也想不到，他手下的干将中，居然会隐藏个异己分子！”

“先生，我直到现在也未明白，自古以来，敌中有我、我中有敌的现象屡见不鲜，可您为何一定认准钱老六会有问题？”女人轻启朱唇，双手挽着挎包，贴在平坦的小腹前，明眸善睐随着中年男子的步伐而移动，流露出阵阵疑惑。

“这就要怪二处那群废物，哼哼！徐墨萍一封情报，弄得戴雨农安插在共区的毕生心血，顷刻间付之东流。当然，戴雨农如何上火那是他自家事儿，不过你仔细想想，徐墨萍，一个身陷囹圄待死之人，她有什么本事能把情报送出去？没错，在徐墨萍同党中，的确有人曾在被捕前送出过情报。但是，谁敢肯定那份情报就是名单？假设说它不是名单，那么真正的名单是谁送出去的？所以，参与缉捕和审讯徐墨萍的人，就一定大有问题。不巧得很，通过调查我们发现：钱老六生平只出入一家妓院，而且每回叫姑娘，总是点个叫袁宝儿的女人。你是女人，不了解男人的心思，试想一下，一个经常出入妓院的男人，谁敢保证他不花心？又岂能把心思用在一个女人身上？所以，不是他钱老六有问题，就是那女人有问题。总之，反常即为妖！”

“但这些表面现象，并不能直接证明钱老六也有问题。那个袁宝儿长得漂亮，也是二处安插的一枚钉子，两个人交往甚密，这不是什么机密，恐怕戴老板也是心知肚明。”

“可那姓卢的呢？你发现他和二处有关系吗？如果他不是军统的人，那么接近二处想要干什么？一个擅长治妇女病的大夫，经常给妓女诊病原本无可厚非，但为何要在袁宝儿死后，他突然与平日互不来往的钱老六暗通曲款？难道钱老六也有妇女病不成？”

女人实在忍不住，低下头“咯咯”笑起。过了许久，她止住笑声，轻声说道：“或许您还不知道，这卢先生在气血两亏的治疗方面，也是位杏林圣手。钱老六刚刚受伤，求助于这位先生倒也不是为奇，说不定袁宝儿生前，就曾经向他提起过这位卢中医。”想想“妇女病”这三个字，她忍不住又“呵呵”笑起。

“你说得不错，但是任何可能我都不会放弃。那姓卢的要查，钱老六呢？也必须一查到底！”

女人不笑了，她袅袅婷婷看着中年人，显得很平静，“可你不怕钱老六产

生怀疑，挑起一处、二处间的争端吗？”

“他已经怀疑了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他比谁都清楚：袁宝儿决不是被二处干掉的。如果二处怀疑她，那钱老六也不可能继续逍遥。因此，剩下的就只有咱们和共产党。”

“既然被他怀疑，那您为什么还要坚持下去？”

“干掉袁宝儿的目的，还有一点就是搅乱钱老六的视线，叫他不要把注意力过多放在我们身上。你想想，一个刚刚被共产党刺杀的军统骨干，他的情妇又在此后突然失踪，换作钱老六该怎么想？能做出此事的最大嫌疑者，还跑得了共产党么？所以说，咱们就等着看好戏，由一处编剧，二处导演，钱老六主演的好戏，定是精彩绝伦。”中年人很得意，他从酒柜取出红酒，摆上两副高脚杯，贴壁注入鲜红的酒液，对着和谐的灯光，轻轻晃动一下。

“钱老六会上套吗？”

“静候佳音。不过我要是他，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，那么从今往后，还会照样光顾‘留香苑’。但有一点：决不能叫他白去，必须让他按照我们的剧本去演，这也是我找你的目的，往后的戏，还需要你这位大美人来配合。”

“齐先生，难道你想叫我勾引他？”

“这就是你的本事了，怎么对付男人，相信你这情报科的科长，肯定不会令我失望。”说着，两副高脚杯“叮咚”碰在一起……

第3章

一阵淅沥的小雨过后，和谐街那铺满青苔的石板路，变得光滑洁净。同样是一条街，乞丐和衣冠楚楚的富贾都在艰难地跋涉；暗娼和巡警，为了生计，也在小心翼翼观察着自己的目标。不同的只是命运，穿着黑绸缎面布鞋的巡警，碾一碾刚刚吐出的黏痰，瞥一眼打落乞丐那乌黑手掌的妓女；乞丐咬着牙，揉揉自己那痛彻骨髓的手腕，恶狠狠盯向挽着妓女，扬长而去的富贾……

一切的一切，被“温家老店”二楼靠窗端坐的杨旭东，尽收眼底。他捏着

茶杯，品着免费的乌龙茶，耳朵随着楼梯板沉重的脚步声，来回抽动。

“让你久等了，”一身米黄风衣的来者，摘下头上湿漉漉的帽子，掏出手帕在油光铮亮的发蜡上擦擦，将一口大提琴盒子轻轻放在桌面。

“我已经等了几年，不在于这一时。”杨旭东目不斜视，提起茶壶，将来者面前的杯子注满。

“六哥用人有个规矩，一定要胆大心细头脑灵活。”来者瞧着面沉似水的杨旭东，笑了笑，“听底下人说，你很聪明，从来也不多嘴。想要跟着六哥，关键要看你听不听话。”

杨旭东双目下垂，瞧着杯中残茶，无奈地说道：“为了能跟六哥混，我基本上把所有家当都卖了。二处每座庙每尊菩萨我都拜过，目的只有一个：跟着六哥，才能混出个人样。你不用鄙视，我这是没办法：六年前我是个中尉，六年后，我照样还是中尉。就因为如此，所有人都认定我没出息，没有一个老丈人愿把姑娘许配给我。被人瞧不起的滋味，我过够了。”叹口气，他放下茶杯，语气中有些伤感，“我想，六哥已经看过资料，若不是我这中尉没有背景，估计还得再拜几年菩萨。在二处，像我这样的小鱼小虾一把抓，如果不是送命的差事，也许还轮不到我。”

“送命也要有送命的本事，”来者收回目光，掏出根香烟，在烟盒上轻轻叩动，“六哥能看中你，不仅因为老板推荐，主要是你曾在日本宪兵的蹂躏下苟活了半年。六哥说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，所以他认定你有惊人的忍耐力和头脑。”

杨旭东笑了笑，不置可否，摸摸嘴角的小胡子，他岔开话题：“说说六哥想叫我干什么，我想，六哥决不会欣赏啰嗦的人。”

“看见这口箱子了吗？”来者点燃香烟，杨旭东轻瞥一眼，没说话。“你在这间酒楼已经坐了一整天，相信再给你两个小时也不会有问题，对吗？”

杨旭东点点头。

“你看看下面这条街，究竟躲在什么地方才不会被人发现？”

“巡警背后的警署分所。”

“噢？”

“这条街面的人，没人愿意看到它，即便是看见，也只能像躲瘟神一样，有多远跑多远。”

“你想在警署里待上两个小时？”

“我会从这间酒楼的窗口出去，沿屋脊攀上它对面那幢钟楼。然后趁天黑，借着电线，滑到分所的屋顶上。这样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。”

“好，六哥果然没看走眼。”来者掸掸风衣上的水珠，两道白烟从鼻孔中徐徐溢出，“你时来运转了，也许不出几个月，你就是少校。”留下一副手套，再次拍拍那口琴匣，“这是春田 M1903A4 狙击步枪，至于你的目标，有关他的资料和照片都在这里。晚上九点半，六哥在天鹅饭店二楼西餐厅等你。”戴上礼帽，瞧瞧杨旭东那若无其事的表情，来者喝干杯中最后一滴茶，便头也不回转身离去。他们连个辞别的招呼都没打，仿佛是大千世界中两个擦肩而过的路人。

杨旭东卧在冰冷潮湿的分所屋顶，戴上手套悄悄打开琴匣，取出步枪配件安静地组装。步枪已经被处理过，就连枪号，也被锉刀小心刮去，散发出新鲜的金属光泽。子弹只有一发。也就是说，六哥只给他一次机会，连个补考的机会都没有。刺杀对象是个脸型圆胖的中年人，半身免冠照片后，只标注了他的称谓——齐先生。在匣内，杨旭东并未找到任何有关齐先生的资料，这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意外。或许六哥还想就此测试他对突发事件的应变力。没有资料，也就是说，没有这个人的特点，不知道齐先生的身高、体重及走路特征。该如何在茫茫人海中找到目标，就需要杨旭东自行解决了。

“六哥没必要骗我一个小人物，他说琴匣有资料，那就一定不会错。可是，资料到底在哪儿呢？”又摸摸匣子的夹层，遗憾的是仍然一无所获，“阴天、黑夜、路灯昏暗，狙击步枪的瞄准具根本不适用，还不如直接射杀效果好。那么，六哥为何要多此一举？”他抬起头，向四周仔细观察。突然，两百米外一幢灯火辉煌的建筑物，映入他的视野——天鹅饭店。这是一家由法国人开设的西式餐馆，也是和谐街有名的标志性建筑物。西洋交响乐透过五彩斑斓的霓虹灯，悠扬飘荡在整座街区上空。“难道目标会出现在饭店门前？”杨旭东握枪的手指，不由微微一紧，“如果是这样，就很好解释六哥为什么给我配备瞄准具。”接下来一个问题更加令他头痛——该如何确认目标呢？仅凭一张黑白照片就想在短时间内锁定目标，不但他杨旭东做不到，就连这世界上最高明的狙击手，面对同等情况，也照样束手无策。“齐先生……难道是享受齐人之福的先生？这么说，他身边一定有女人，而且品味还不低？没错，能进天鹅饭店的人，绝不是一般人。我只要注意饭店小弟迎接的客人，就肯定能找到他。”刺杀目标解决了，最后的关键，就是杨旭东该如何逃脱。毕竟，六哥还在天鹅饭店中等着他。

“老钱，你找到我到底什么事儿？”卢运凯匆匆登上天鹅饭店二楼的西餐厅，看到悠闲自得，品红酒嚼牛排的钱溢飞，脸上有些的不悦。他低声说道：“没有紧急情况，最好不要约我见面。现在风声很紧，敌人搜查很严，不到迫不得

已,最好不要冒险。”

“如果昨天或者明天你说这句话,没准儿我会很用心去听。不过今晚不一样,危险会暂时解除。”钱溢飞拍拍手,叫法国服务生给卢运凯送餐。

“你又想干什么?”

“中统干掉了宝儿,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。哼哼!那好,既然他们摆明车马想看戏,我就让他们看个够,现在我和你打个赌:一处的山城站长齐东临,绝对吃不到今晚的法国大餐。”

“你什么意思?”卢运凯的冷汗,“刷”的一下冒出来,“你请示过组织没有?这么严重的事情,你怎敢擅自行动?”

“杀我的女人,还想让我放过他,老卢,你脑子没烧糊涂吧?我钱溢飞是不是有仇必报,还用和你解释吗?想当年,日本‘梅’机关少佐森永纯糟蹋了我们一个女同志,是谁不出三天就废了他?事后,又是谁拍我肩膀,称赞我是万马军中,敢取上将首级的赵子龙?”

“可你现在这么做叫蛮干,是会暴露自己连累组织的!”

“老卢,多余的话我不向你解释,今天请你来,就是让你看场戏,看看我钱老六的雷霆手段到底会不会连累组织?”

“噢?你已经安排好啦?”一听钱溢飞这么自信,卢运凯语气一转,颇有兴趣。

“待会儿枪声一响,你马上离开。切记:千万别去看热闹,明天报纸头条,会告诉你想知道的结果。”

“这么说……你是从军统找杀手?那戴雨农知道能轻饶你吗?”

“他知不知道已经不重要。”

“你别卖关子行不行?”

“戴雨农决不能再留,他的时代过去了,让他继续活着,只能给你我带来麻烦。”钱溢飞打个响指,叫服务生送来一根古巴雪茄,“我说过:戴雨农搞得军统尾大不掉,老头子对此颇有微词。不过,至于该如何处置这军统大老板,他始终犹豫不决。毕竟都是浙江同乡,人不亲,故土亲嘛!仅凭这一点,哪怕中统天天在他耳边吹风,那也是隔靴搔痒不起作用。因此在这紧要关头,就需要在老头子的心里天平上加颗小小的砝码,迫使他产生感情倾斜。你看吧,一旦老头子叫戴老板立刻去南京,那就是军统大老板命丧黄泉之时。”

“干掉戴雨农,那么他对你的考察也就彻底解除了,对吗?”仔细想一想,卢运凯也觉得戴雨农的存在对钱溢飞是种极大威胁。一个人背后总有双眼睛在盯着,这的确不是件愉快的事情。干掉了戴雨农,也就是说,没有人知道

钱溢飞将要完成什么任务。那么，隐藏在“坚冰”手中的绝密情报，也会神不知鬼不觉，被我党操控在手。这是一份大胆的计划，其胆大程度，可以用“捅破天”来形容。但问题是，军统的大老板，是个容易对付的人吗？

“你这个预谋太疯狂，比干掉齐东临还可怕。不行！我必须请示上级，不能陪你在这儿冒汗。”说着，卢运凯收拾行装，起身要走。不料钱溢飞伸手在他肩膀一压，面带微笑“请”他重新坐下：“除去戴雨衣根本不需要我们动手，整盘计划中，这齐东临是颗关键棋子。老头子信奉‘中庸之道’，‘平衡’二字就是他的心理底线。军统和中统一向不和，两大派系为了争权夺利，明争暗斗了这么多年，一旦中统的高级人物被军统干掉，双方势力发生不可调和的逆转，如果你是老头子，该怎么做？其后果我不说，你也能猜到。”

“你这一箭双雕的计划听起来不错，可是，结果会按照你的构思走吗？毕竟计划没有变化快。”

“那就要看军统小弟的表现了。如果枪一响，他还能坐在我对面。往后的一切就不用我们操心了。”

“枪一响，警察就算知道子弹射出方位也没用，除非他们扛梯子巡逻。”瞧瞧身后连绵成片的屋脊和纵横交错的小巷，杨旭东心里有了底，“六哥设计的地点就是高明，他连手套都备好了，指纹肯定留不下……指纹留不下……连武器也被改装过……嗯！这就说明：他根本没打算叫我携带武器撤退。看来，六哥一定还有后招，怪不得跟了六哥的人个个成精，原来奥秘就在这里。”

晚七点整，一辆福特轿车在服务生的指引下，停泊在天鹅饭店停车场。杨旭东将左眼贴在瞄准具上，光源、视觉效果和观察角度都非常合适。今夜无风，气候阴凉湿润，胃壁摩擦音隐隐传来，杨旭东的身体有些发虚。调整瞄准具的焦点，将定力全部转移至手臂，强迫自己尽力驱散困扰视线的眩晕，食指在扳机上轻轻弹动，呼吸也逐渐调整到平缓和抑制状态。

“车门开得缓慢，说明这家伙做事很小心。”将瞄准具的清晰度微微调整，但率先出现在视野中的，却是一只脚踏黑色高跟鞋的美足。随着脚掌在冰冷的地面上轻轻一碾，一位含羞带涩、体态修长端庄的绝色美女，暴露在狙击步枪的瞄准具中。

杨旭东的嘴角泛起一丝冷笑，此时的他，似乎已嗅到子弹出膛时，那股淡淡的硝烟味。一个脸型微胖的中年人，弯腰悄悄钻出汽车，不过令杨旭东感到意外的是：他又迅速调转身体，从车上抱下个五六岁的小男孩。

中年人在那孩子的脸上不停地亲吻，瞄准具中十字交叉点的下横杠，牢牢锁住他的左额，四周已经安静下来。憋一口气，眼皮微闭又突然睁开，食指

向后微微一扣，枪身猛烈后坐的刹那，杨旭东听到自己那剧烈的心跳……

“噗……”

中年人的头向右侧重重甩去，孩子举在半空欢愉鼓动的小手，突然定住了，猩红热辣的液体在他充满童真的眼睛上，一层层喷涂，笑容和恐惧在这一刻，彻底交织固定在稚嫩的脸颊上……

天旋地转，惊叫四起……

钱溢飞向楼下望去，他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。中年人倒地前，用自己身体牢牢护住儿子，他的躯体微微蠕动，鲜血如同决堤的河水，在冰冷的沥青路面上疯狂扩散。小孩呆坐在父亲身边，他的手还在举着……

轻瞥一眼那不停战栗的弱小身躯，钱溢飞慢慢合上窗帘。

卢运凯走了，临走时，他恶狠狠瞪了钱溢飞。虽然他无权干涉军统想做的任何事情，但是，对于一个当着孩子面就敢刺杀其父亲的元凶，卢运凯从良心到情感，都难以接受。

“老卢不适合干我们这一行，充其量，他只能称职一支地方部队的政委。唉！这也真是难为他，如果他看到齐东临当着人家孩子面强奸孩子母亲，不知老卢是否还会悲天悯人？”将雪茄叼在嘴上，一声叹息后，钱溢飞又将被唾液湿润的烟卷慢慢拔下。他闭目沉思，不知究竟在想些什么。

楼下熙熙攘攘人声嘈杂。不远处的警署分所，居然比围观瞧热闹的人群还要慌乱。一群没头没脑的警察，或者找寻梯子，或者在湿滑的青苔面前呆呆怔愣，而那些百米冲刺能跑到事发地点的，还没等站稳脚跟，又被闻讯赶到的红眼军人们，一阵拳打脚踢……

乱了，全乱了，像钱溢飞那样四平八稳品酒吃肉的悠闲客，在和谐街已经找不到。

七点三十分整，在法国侍者指引下，换穿一身外套的杨旭东，毕恭毕敬坐在钱溢飞面前。他鼻观口，口观心，心里忐忑不安，始终未敢望向那传说中的偶像。

“法国菜你还习惯吗？”钱溢飞摘下胸巾，擦擦油腻腻的嘴，“听说为了跟着我，你把家当都典卖了。”

“多谢六哥抬爱。”

“你怎么不吃？我特意给你留份鹅肝，很新鲜。据说……鹅肝配上波特酒，要趁热吃才能体会个中滋味。”

杨旭东没客气，被债主追了三个月，现在最需要的还是填饱肚子。反正你六哥吩咐的活儿我已经做了，吃你一顿饭，这总不过分吧？

他那丝毫不做作的举动，令钱溢飞十分满意。不过，他只是饶有兴趣看着杨旭东，自始至终未多说一句话。没过多久，刚刚艰难咽下一口波特酒的杨旭东，突然将目光盯向一旁空出的椅子，牙齿仍在慢慢咀嚼。

“你没估计错，的确不止你一位客人。”说着，钱溢飞扭头望向拐角的楼梯。随着“噔噔”的高跟鞋声，一位妙龄少女出现在杨旭东视野。

他已经吃不下去了，瞧着那曲线玲珑的女人，想起瞄准具中含羞带涩的姣美面容。

少女的美目只是在钱溢飞脸上一掠，便悄然坐在二人身旁，她的膝盖紧紧并拢，不由自主挪向一侧。

“叶小姐来点什么？这顿我请。”钱溢飞很有绅士风度。不料，这美若天仙的小姐一张嘴，差点没让杨旭东喷出满口的酒水：“也没问问我是否愿意就请客，你一个月赚多少钱？”

瞧着含笑不语的钱溢飞，又看看一脸天真的叶小姐，突然，杨旭东觉得这顿饭吃得很紧张。

“你可以滚蛋了，”钱溢飞没管人家女孩的脸色有多尴尬，自顾自笑着对叶小姐说道，“你是老板推荐的人，看在老板面子，我留下你这朵刺玫瑰。不过你记住：如果以为故意惹我生气，就可以让我大发慈悲一脚踢开你，呵呵！你还是乖乖打消这念头。对工作挑三拣四的人，老子一定会从她身上榨出油。”

杨旭东瞧瞧叶小姐的表情，发现在她脸上，除了小嘴，哪都不红。

钱溢飞又点燃一根香烟，低声念道：“叶雯，女，二十岁，身高一米六八，祖籍江西。职务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机要秘书。个人嗜好……叶小姐，下面内容涉及你的隐私，还用不用我说？”

叶雯看看埋头吃饭，像饿死鬼投胎似的杨旭东，低下头，用细弱蚊鸣的声音解释道：“对不起……我搭乘的那辆汽车，刚刚出了事儿，我……我很害怕……您……您别怪我……”

“你的闺房好像离这里不太远，怎么，和那辆汽车的主人很熟吗？”

“我认识他的姨太太……”

“知道吗？你迟到了。我一向没有等人的习惯，今天算是破了例。”钱溢飞将餐巾丢在桌面，神色有些不悦，他冷笑着对杨旭东说道，“你记住：好吃懒做贪图小便宜的女人，不管她长得多漂亮，都不能放在心上。这种女人，只会给你带来麻烦。”

杨旭东点点头。牛排哽在咽喉上，他听着六哥那句“好吃懒做”，反复权